

蘇黎世酒吧之旅(下)

從Widder Bar出門右轉，輾轉幾條小巷來到Schwanengasse，直到看見玻璃外的白牆上有一隻戴着禮帽叨着雪茄的「烏鴉紳士」，那就是Old Crow Bar了。

雖然疫情三年未曾光顧，但進門沒一會就被在吧枱後面忙到停不下的Markus看到並遠遠地打了個招呼而感動了。

既是老闆又是調酒師的Ivan和Markus，他們熱情友好，幽默善言。超過一千六百瓶的酒類收集「鋪天蓋地」地分布在酒吧的所有角落，其中有很多價錢令人咋舌的私人珍藏。這裏的酒單更像一本「威士忌分類百科」，在裏面可以找到不到千元港幣的威士忌，也「供奉」着超過十七萬港幣一瓶的五十年陳釀。Markus會毫不吝嗇並自豪地取下任何一個酒樽供客人欣賞，他心情好的時候甚至會倒一小口給你品嚐。

當我問Markus這是不是瑞士藏酒品種最多的酒吧時，他說：「我們並不以此為目的，是愛收藏和分享的初衷讓我們走到了今天。」

除了這些優秀的威士忌吧，4 Tiere可以說是蘇黎世排名前十酒吧中的一股清流，這是一座gin酒愛好者的「樂園」。

4 Tiere Bar在第四區的Feldstrasse。吧枱背後那一層層酒架上擺滿了賞心悅目的酒瓶，當被告知幾乎所有的酒都是gin、並且收有四瓶全世界只有三百瓶的、由京都蒸餾所生產、在輕井澤雪莉桶熟成的KI NOH BI，敬意就隨着酒勁油然而生了。

酒吧老闆之一的Daniel是我在蘇黎世酒吧裏遇到的第一個中國人。從相識至今，他也從調酒師成長為了釀酒師，從單身漢變成了爸爸，並生產出了自己品牌的gin，那股濃郁的百香果香氣，市面上絕無僅有。

不管來多少次都無法嘗遍吧裏的收藏，加上gin與tonic water的無限搭配組合，就是4 Tiere的魅力所在。（後疫情時代歐洲遊九）



Old Crow (上圖) - 4 Tiere。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

追劇考試

當影視劇成為佐餐的「電子榨菜」，以劇中內容為考題的「追劇考試」也應運而生。這種「考試」當然不是針對影視行業的編導演，也不是影視專業學生的大考小考，只是追劇人之間的一種遊戲，借用了考題的形式，分享和討論劇中的看點。越是熱門的劇集，被編入考題的概率越大，內容越多。

坊間流傳的《甄嬛傳十級考題》中的選擇題如「沈眉莊最愛的飲品是（）」，選項有「碧螺春」「牛乳茶」「綠茶」；填空題如「甄嬛最後

一共喊了（）遍「皇上，駕崩」；論述題如「試述《甄嬛傳》裏後宮的嬪妃制度及上限人物」，命題思路奇崛，考點涵蓋廣泛，要想在這張卷子上拿到高分，真非悉心研「看」「甄嬛學」不可。二〇二二年很火爆的懸疑劇《開端》，也被劃入考題重點範圍之內，「肖鶴雲和李詩情的名字出自哪首詩歌？」這道題看似平淡樸實，實則闡涉劇中主人公，還跳出劇集本身，考及答卷者古典文學知識儲備，可入追劇考試佳題之列。

寬泛地講，影視劇是當代通俗文

藝之大宗。以通俗文藝作為考試題目，前人早有範例。民國時期，著名學者陳寅恪出過「孫行者」的對子題。近年來的高考中《紅樓夢》也是作文題的熱門選材。《紅樓夢》早已成了「紅學」，書中可出題之處連帶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、故居遺物，都被翻了個底朝天。與「紅學」相仿而位格稍遜的是「金學」。有人以《金瓶梅》之研究為「金學」，可惜關於這本書的世俗之見尚未廓清，此門「金學」一直不夠興旺。我說的「金學」之「金」乃指金庸。金庸武

俠小說的研究學者分布甚廣。我讀高中時，有位同學熟讀全部金庸武俠，每於晚自習後在寢室擺擂台，任你搜腸刮肚提出「金學」問題，他均能輕鬆解答。以此反觀「追劇考試」或「學術型追劇」，這或許正是通俗作品經典化的法門所在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從閒話家常開始提問

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一般訪問都是從閒話家常開始呢？當然，我們都知道這是為了讓受訪者說熟悉的話題，讓他們更易開口說話，打開話匣子，但我更想問的是：為什麼閒話家常可以打開話匣子呢？當中的邏輯和機制是什麼？

法蘭克·賽斯諾在《精準提問的力量》一書，提出了一個有心理學研究支持的答案。賽斯諾引用了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·康納基（Daniel Kahneman）的「系統一·系統二」理論來解釋了「從閒話家常開始」提問的好處。

康納基認為，人的腦袋有兩個系統：系統一，像大腦的自動導航，負責處理簡單的決定和答案，「如果你處在熟悉的環境，面對熟悉的問題，『系統一』會發揮作用」；系統二，是對「陌生、複雜、困難或危險事物的反應」，它使大腦高速運轉，消耗更多氧氣，並進入專注與戒備狀態。

因此，從閒話家常開始提問的目的，不是要讓受訪者談他熟悉的事物，而是讓他透過答覆簡單的答案，而進入沒有戒備心的「系統一」狀態。這也是賽斯諾提到所謂「搭橋式提問」的基礎。

搭橋式提問旨在「令不想說話的人開口說話」，這些人有「一堆理由閉口沉默。他們也許想閃避，也許覺得羞恥，也許基於你的身份或過往而對你有所懷疑，也許對世界保持敵意或怨恨，也許天生喜歡把事情藏在心裏，也許就是沒來由地不想說。」

當受訪者有千萬個理由不想說，而你作為訪問者又想問出個究竟，那便要用到搭橋式提問，其基本原則有四：一，目標清楚，不要轉了一個大圈後，忘了自己想知的焦點；二，避免刺激，別一開始便指控或質疑對方，這只會激起對方的防衛機制，逼

使他進入「系統二」；三，以提問取代質問，從對方的不滿開始問起，如「你覺得怎麼了？哪裏不公平？」

最後，也是第四個重點：認同與肯定，「你不是要把對方推下懸崖，而是帶對方遠遠地走過橋樑」，讓他願意說話，慢慢說到你想問的重點來。



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《紅菱巧破無頭案》

名伶阮兆輝（輝哥）乃神童出身，七歲開始拍攝電影，再至粵劇舞台參與無數演出，至今年已經從藝七十年，乃是本地舞台界殿堂級表演藝術家。為了隆重其事，《阮兆輝汗氹氹七十年》的「第一炮」於本月初假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，演出四齣本地常演的名劇，輝哥擔演小生、官生、鬚生等不同生角行當，演出多樣化，展現名家風範。

當中《紅菱巧破無頭案》乃是「一哥」陳錦棠的開山首本戲，一九五七年由錦添花劇團首演。《紅》由

唐滌生編劇，除了「一哥」的官袍戲，較特別的是採取「雙旦制」，除了鳳凰女飾演主角楊柳嬌，另一女角蘇玉桂由羅艷卿擔演。雖然楊柳嬌角色的戲分仍然較重，但蘇玉桂被冤枉殺人的戲分亦有很大表演空間。兩位花旦同具分量，配合「一哥」的袍甲英姿，令《紅》劇歷演不衰。

《紅》劇第五場「對花鞋」乃是全劇生旦的表演精髓。清官左維明為了偵查無頭案，假裝脂粉客情挑弄楊柳嬌。左維明談情說意之餘，手拿

一隻作為罪證的繡花鞋，與楊柳嬌原本手作的另一隻繡花鞋互相比對，卿卿我我，真真假假，戲味盎然。

輝哥擔演左維明，氣度不凡，英氣凜凜，尤其穿着官袍於公堂查案，說白莊嚴，關目如鷹。原本楊柳嬌由名角陳詠儀擔演，可惜陳詠儀於公演前幾天確診新冠病毒，劇團馬上安排新秀演員梁心怡替補演出。梁心怡乃八和粵劇學院改革後的第一屆學員，其後再拜師尹飛燕學藝，正是名師出高徒，雖然短時間內接演《紅》劇，但唱做俱佳，能與輝哥互相配合，令

「對花鞋」折子表現出色。《紅》劇另有何偉凌及林寶珠輔助輝哥演出，前者是何非凡的侄女，專工生角；後者是林錦堂侄女，同樣系出名門。除了輝哥之外，各老倌都極具分量，能夠成就一台好戲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中外兔年作曲家一族

本欄癸卯年首次開張，首先恭祝大家兔年身心康健、其樂無窮。

前兩年介紹與生肖有關的音樂。今年轉談一下屬兔的中外作曲家，如根據作品知名度為準，至少有十八位之多。

最早的一位是出生於一五六七年的意大利作曲家蒙特威爾第，他的著名歌劇《奧菲歐》對後世影響極大。

十七、十八世紀屬兔的著名作曲家欠奉，十九世紀則有九位之多。一八一九年就有三位，分別是奧地利作曲家蘇佩，法國作曲家奧芬巴赫，以及舒曼夫人克拉拉，後者雖然以鋼琴家著名，也創作不少作品。二十四年後挪威作曲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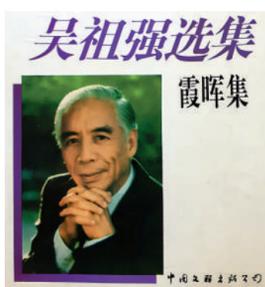
葛利格誕生，他以戲劇配樂《皮爾金》最為人認識。下一個兔年迎來法國的蕭頌和俄羅斯的利亞多夫。之後的三個兔年各產生一位作曲家，分別是西班牙的格拉納多斯、意大利的雷史碧基，和俄羅斯的普羅菲耶耶夫。

二十世紀中國封建王朝瓦解，進入現代時期，其中屬兔的作曲家遠較西方為多。一九〇三年是世紀首個兔年，迎來兩位作曲家，包括創作《牧童短笛》鋼琴經典的音樂教育家賀綠汀，以及創作幾乎無人不知《馬刀舞》的俄羅斯作曲家哈察都量。

去年辭世的吳祖強教授一九二七年

兔年出生，他的作品和所從事的中外交流都為國家音樂文化作出重要貢獻，不少記錄在文選中（見附圖）。接着一個兔年帶出兩位作曲家。首先是已故的胡海林，他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《侗鄉情》獲第一屆中國交響樂比賽創作獎，也是筆者收集的中央樂團錄音之一。另一位是香港中樂團第二任音樂總監關迺忠，大型管弦作品《拉薩行》是代表作。

隨後兩個兔年分別有法國作曲大師梅西安入室弟子陳其鋼，以及香港大學音樂系教授陳慶慶。古今中外，兔如輪轉。



吳祖強選集 霞陣集 中國交響樂團



樂問集 周光藜 逢周一見報

粗魚大肉

「這次你沒吃上小籠包」，父親如是說。母親則說：「這次你只能吃點粗魚大肉了。」小籠包是家鄉品牌小吃。我這次回家沒吃到是因為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初起，內地調整防疫政策。在此期間，出於謹慎，我們仁基本居家防疫。我還每日出門跑步，父母基本不下樓，更遑論堂食了。

幸好有快遞員送來日用品，父母的朋友、相識為我們買來生鮮，蔬菜、葷菜、雞蛋、豆製品、麵條俱備。不過所有物品都只送到家門口，我們和外人不打照面，靠手機通訊聯絡。每天自力更生做飯。我負責挑菜，去除邊皮、黃葉，父親負責焯水，母親負責上灶。雖然忙碌些，口味合適，吃得開心。

某日中午包餃子。韭菜、肉糜、雞蛋、餃子皮分別拜託四人送來。母親前一天拌好餡料，我用包餃子「神器」，金屬夾子包了近兩百個韭菜豬肉水餃。自己的勞動果實，味道格外好。又有一次母親做本地特色菜飯，經霜的白杆「菜花菜」，廣式香腸，胡蘿蔔丁，炒雞蛋加上今年的新米煮飯，紅、橙、綠、黃、白五彩繽紛，色香味俱全。紅燒蹄膀、清蒸青魚等「粗魚大肉」食材新鮮，作料得宜。肉湯用來燒蘿蔔、百葉結。家常菜式，適口充腸，滋味極妙。

美食家蔡瀾曾說，我們懷念童年的家常菜，「吃的是一種習慣，一種鄉愁」。鄉賢聖陶吃了蘇州賣到上海的藕，就在散文《藕與菘菜》中感慨：所愛在哪裏，家鄉就在哪裏。在尚未完全走出新冠疫情陰影的時期，有幸陪在父母身邊，家鄉的家常菜不僅滿足口腹之慾，更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。幸福的滋味，不外如是。



墟里葉歌 逢周一、五見報

三弦的「黑土搖滾」

你聽過三弦嗎？

我對三弦最初的了解來自於蘇州評彈：兩人坐於台上，一人控三弦一人彈琵琶，在吳儂軟語之中，娓娓道來的是《西廂記》的「時序輕寒已報秋，霜華滿地倍清幽」，是「楊乃武與小白菜」的「今夜裏有酒有餚當痛飲，明日裏是生是死不須云」。當時印象中的三弦是柔軟而細膩的，直到有一年，看到香港中樂團演奏的三弦與樂團《黑土歌》，完全刷新了我對三弦這件樂器的印象。

記得那是香港中樂團外訪俄羅斯時的一場音樂會，由閻惠昌先生指揮，一襲紅衣的趙大生先生任三弦獨奏。《黑土歌》很特別——它以深邃悠遠的笛聲、古老質樸的弦子和趙大生先生抑揚頓挫的講述糅合而為引子，將我們帶回到那片富饒而神秘的黑土地上。此後，樂團與三弦默契配合，相得益彰。《黑土地》的三弦就與蘇州評彈中的完全不一樣，一彈一撥之間，是

空曠、遼遠、有力、火熱的靈魂。

在樂曲的最後部分，更會有數種「神秘樂器」出場，在此我就不提前「劇透」了。只能說第一次看到時，我愣了有足足幾秒，但回過神來，又不得不欽佩——「神秘樂器」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，沒想到這非常「接地氣」的物件乍登「大雅之堂」，非但沒有任何違和感，更憑藉着由內而外併發出的粗獷豪邁之氣，令《黑土歌》有了幾分「民樂搖滾」的味道！

即將在下月中舉行的音樂會「颶大風——趙大生與香港中樂團」，其中就有《黑土歌》。此前透過屏幕欣賞，就已經如此有穿透力，如今現場觀看三弦與大型中樂交響樂團的碰撞，一定會更有震撼的力量。



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、三見報

「戲院里」

「戲院里」略顯落寞，即便湧湧的人潮從皇后大道輕輕北轉，借這條百米長的街道尋覓港鐵入口，然後魚貫而入，也沒留下太多溫度。這條街上的人群總是形色匆匆——腳步在路上，目光在路上，「搵錢」在路上，不肯為街邊店舖做些許停留。晴好天氣時，空地上常有幾個擦鞋女在忙碌，為沒有戲院的「戲院里」添幾分打拚的生動。

二十年前，我第一次來到這座城市，「戲院里」還是名副其實的。彼時的陸海通大廈，有間「皇后戲院」，正上映《西貢的童話》。我花八十港幣，買了黃金時段的影票，只為體驗在香港看港片的感覺。那晚，三段浪漫的爱情故事，每段都刻骨銘心，吳啟華飾演的斯文郵差寫給暗戀對象的情書，清秀的筆跡背後滿是對未來的憧憬，讓我結結實實地感受到年輕人逐夢的激情。從戲院出來，不遠處的蘭桂坊燈紅酒綠，霓虹招搖。痴迷間，不知是誰打開了香檳酒，慶賀影片首映，瓶塞砰地撕開夜色，圓潤的歌喉響起：「I will always love you」，那是雲妮侯斯頓的《我將

永遠愛你》——不經意間，道出了我和這座城市後面二十年的緣份。

其實，見證我青春的「皇后戲院」並不是「戲院里」的那個戲院。一九一〇年代，坐落於此的「香港影畫戲院」才是「戲院里」的由來，它於一九二二年結業。一九二四年，「皇后戲院」落成，作為當時的一流戲院，吸引了包括港督在內的社會名流常去睇戲。一九五〇年代，戲院清拆重建，我去觀影的皇后戲院，是一九六一隨陸海通大廈一併建成的第二代皇后戲院。二〇〇七年底，皇后戲院歇業，我去看了它最後一場電影《色，戒》。

一切只是永恆的一個片段，戲院如是，生活亦如是。我們只能，也必須，一路向前。



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@gmail.com 逢周一、三見報